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貞觀政要卷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貞觀政要目錄

卷一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卷二

論任賢第三

論求諫第四



論納諫第五

卷三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卷四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論尊敬師傅第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卷五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誠信第十七

卷六

論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卷七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論禮樂第二十九

卷八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論貢賦第三十四

卷九

議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第三十六

卷十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畋獵第三十八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慎終第四十

臣等謹按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兢汴州

浚儀人開元中累官太子左庶子中興書目
稱兢此書乃於太宗實錄外采其與羣臣問
對之語用備觀戒摠四十篇歷代實傳至今

無闕我

皇上親為製序又屢見

褒詠倍徵是書之可重矣兢表上是書未著年月
其序所稱侍中安陽公者乃源乾曜中書令
河東公者乃張嘉貞攷明皇本紀乾曜為侍
中嘉貞為中書令皆在開元八年則兢上此
書在開元八年後矣元至順四年戈直始為
作注又採唐柳芳晉劉昫宋宋祁孫甫歐陽

修曾鞏司馬光孫洙范祖禹馬存朱黼張九
成胡寅呂祖謙唐仲友葉適林之竒真德秀
陳惇修尹起莘程祁及呂氏通鑑精義二十
二家之說附之名曰集論吳澄郭思貞皆為
之序直字伯敬臨川人澄之門人也乾隆四
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御製貞觀政要序

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東遷以降風俗日薄天下無復熙皞之美雖有質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屈已從諫力行善政者終不能有以震古而鑠今及唐貞觀太宗以英武之資能用賢良之士時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吳兢纂輯其書名之曰貞觀政要後之求治

者或列之屏風或取以進講元至順間戈直又刊其書以行於世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歎曰貞觀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則又在於用此數賢而數賢之中又推魏徵裨益為多然魏徵不能自必信用於太宗以見其功業則又知太宗所以獨信魏徵言聽計從而見效若彼者固人君所當服膺書紳而勿失也書中分目目中有條條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論斷之其有望於後王也深矣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固不當

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爾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
仁義薄法術太宗之虛已受言諸臣之論思啓沃亦庶
幾乎都俞吁咈之風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御製讀貞觀政要

薰風何習習朱明屆長候北窻高卧起洛誦勤時懋貞
觀政要編覽罷再三復文皇治世功在漢文景右斗米
值三錢太倉粟腐臭關東暨嶺南開門夜無寇論古緬
遐思治功非倖覲文貞立朝端彌縫而匡救九重亦虛
已勤政夜繼晝勵精圖至治俗用臻富厚二十餘年間
中外稱明后徵沒明鑑昏志滿漸差謬東征無成功幸
能自引咎復碑念前規厚賜撫其後猶不負初心終身

無罅漏信順立丕基尚賢天所祐先哲留嘉謨後人當
勉就

御製讀貞觀政要

懿德嘉言在簡編憂勤想見廿三年燭情已自同懸鏡
從諫端知勝轉圜房杜有容能讓直魏王無事不繩愆
高山景仰心何限字字香生翰墨筵

貞觀政要原序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
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
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時政化
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
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
加甄錄體制大畧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
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

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
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
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衛尉少卿兼修國史修
文館學士吳兢撰

按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
與魏元忠朱敬則游唐長安中二人者當道薦兢
才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神龍中為右補闕累
遷衛尉少卿兼修文館學士復修史於是采摭太
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
之名曰貞觀政要開元中為太子左庶子又嘗私

撰唐書唐春秋兢居官多忠諫叙事簡核有古良
史之風嘗撰則天實錄直筆無諱當世謂今董狐
云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
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之屏帷銘
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
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倣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
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
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

爾雅而所紀之事略吳氏之文質樸該瞻而所紀之事
 詳是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
 之力哉夫太宗之於正心修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
 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
 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
 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
 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參
 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為之釋句為之述

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為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國家致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戶不閉

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
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間對
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讀者易
曉唐之子孫奉為祖訓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
嘗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
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
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
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

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
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
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
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
所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吳澄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
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

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
其實有愧於修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
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為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奏
復逆詢謀之同謬諤之異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赫
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
吳公叙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廣陵謀於憲
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即以學廩之
羨餼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

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尚勗之哉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八十一

史部

貞觀政要卷一

唐 吳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愚按貞觀者唐太宗表年之號也易大傳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猶言天地之大理主於正以示人也政要者唐史臣吳兢類輯貞觀間君臣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紀曰太宗姓李氏諱世民隴西成紀人為涼武昭王八世孫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既去乃采其語名之曰世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結納豪傑佐高祖以定天下之

亂功業日隆隋義寧元年高祖以唐王受隋禪國
號唐明年改元武德封世民為秦王九年立秦王
世民為皇太子聽政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明年改
元貞觀在位凡二十三年為一代之賢君其言行
之美政治之盛與夫任賢使能之方從諫樂善之
道大略皆聚此書也後文宗讀此慨然慕之故太
和初政號為清明則是
書也不無補於治云

君道第一

凡五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
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股一作脛啖音淡食也腹飽而身
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

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

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

事又擾生人擾亦作損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

怨讟既作讟音瀆痛怨也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

大夫唐制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之職魏徵詳見任賢篇對曰古者聖哲之

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楚春秋時國名

僭稱王詹何楚詹尹之後隱於鈞楚問其理國之要詹

何對以修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

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

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

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與此章辭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愚按中庸九經修身為先大學八目修身為本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不先正其身而能正天下者也故堯必克明峻德而後能黎民時雍舜必帝德罔愆而後能萬邦咸寧禹必祇台德先而後能朔南暨聲教湯必懋昭大德而後能表正萬邦武王必建其有極而後能作民父母蓋身者表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曲者也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濁者也後之人君若漢高

之約法除苛文景之幾致刑措宣帝之綜核名實
光武之恭勤儉約明帝之明察善斷孝章之寬厚
長者其愛民之心治民之具蓋亦有合乎先王者
矣特其本原之地有未純焉者爾由此觀之身心
與家國天下為一者三代以上之治也身心與家
國天下為二者三代以下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
之姿當大亂之後芟除羣雄拓定四海一旦君臨
南面首告其羣臣曰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
身正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言也魏徵
斯時正當告之以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八目予以
闡揚聖學之與予以發明心術之微可也願乃以
楚王詹何之言言之何其遠哉使太宗斯時得聞
二帝三王之學必將終始如一而無晚年之悔內
外如一而無宮闈之愧矣豈特貞觀之治而已邪
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徵能贊美之而
不能發明之也吳氏編是書置此於開卷之首其

有所取也夫抑
有所感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
所以明者無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有言

詢于芻蕘

詩大雅板篇之辭芻蕘採薪之人言雖賤而不棄也人詩作民蓋避太宗諱故以人代民

他皆類此昔唐虞之理

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理本作治蓋避高宗諱故以理代治他皆類此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虞書史贊舜之辭謂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

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

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

共音

恭鯀音衮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族官也鯀崇伯名夏禹父也共工淫辟鯀治水無功舜流共工于幽州殛鯀

于羽山塞
猶蔽也

靖言庸回不能惑也

虞書曰靜言庸違靖與靜同回亦違也謂靜則

能言用之
則不然也

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踈賤而偏信趙高

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

捐音負棄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號二世皇帝趙高

秦宦者二世用之為相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二世後為高所弑

梁武帝偏信

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

异羊吏切梁武帝姓蕭名衍仕齊封

梁王受齊禪國號梁朱异仕梁為散騎常侍侯景來魏臣叛歸魏復請歸梁武帝從朱异之議納景為大將軍及景反叛朝野共怨异武帝後為景所逼餓而死

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

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

剽音漂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虞世基仕隋為內

史侍郎世基以帝惡聞盜賊告者皆不以實聞由是盜賊競起陷沒郡縣皆弗之知煬帝後為宇文文化及等所

絃

是故人君無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

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范氏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

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唐氏仲友曰無聽則公正忠謹進偏信則

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愚按太宗問明君暗君魏徵謂無聽者明偏信者暗茲言固簡而當矣然無聽偏信此自外至者也明之與暗又有存於中者焉堯之欽明舜之聰明乃其中尚澄徹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輕重隨

物而見者也。彼昧者昏者，反是此。又明暗之所分，蓋偏信固易於蔽，而無聽亦有所當擇。惟明足以燭理，何施而不可哉？君天下者欲進於堯舜之明，當自格物致知之學始。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

守成亦作

尚書左僕射

尚音常射音夜凡言尚書僕射

守文後同

尚書左僕射

並同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

主射以督課取其領事之號也唐制尚書省置左右僕射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總省事宰相職也

房玄齡

詳見任賢篇

對曰：天地草昧

易也卦象傳曰天造草昧草雜亂昧冥晦也

羣雄競起，攻破乃降。

下江切

戰勝乃尅。由此言之，草創為

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

樂音洛

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

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

之衰弊恒由此起

恒胡登切常也

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

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

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

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

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按通鑑係十二年又云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

言四海之福也 今

按綱目係十三年

范氏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為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

林氏之竒曰創業之難雖庸人亦知其然守成之難雖明者亦有所忽周宣王六月出師不以為難而未年庭燎鄉晨以視朝為不易漢高帝好謀能聽從諫若轉圜之易而末年欲易太子以聽言為甚難是以文帝之世賈生有厝火積薪之言

太宗之世魏徵有失於安逸之戒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問禍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為本末若言創業易太宗身更其難此不可罔若言守成易太宗必謂難者吾猶身濟之怠忽生矣太宗悟二臣之意加謹於守成之難明哉

愚按自古人君創業守成鮮有身無之者周武漢高創業者也而不及守成成康文景守成者也而

不及創業惟神禹在帝位十年成湯在帝位十三
年無創業守成之事者也然以書傳攷之禹不以
治水敷土為難而以本固邦寧為難湯不以升陞
伐桀為難而以時忱克終為難豈創業果易而守
成果難乎蓋創業逆境也可以進德守成順境也
易以喪德太宗身兼創業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
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為
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

貞觀十一年特進

漢世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三公下唐制因之魏

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

一作

傑

南面臨下

易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皆欲配厚德於天

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

祚祿位也

然而克終

者鮮

上聲少也後同

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

殷鑒不遠

詩大雅蕩篇之辭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也

可得而言昔在

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銳

一作盛

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

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

下之治安

惡烏去聲

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

哉

桀名履癸夏末淫暴之君湯伐之而死

恃其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

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竒異宮

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

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

讒 鈕咸切 諧也

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

相蒙

揜蔽也

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

尊殞於匹夫之手

殞 羽敏切 歿也

子孫殄絕

殄 音腆 盡也

為天下笑

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

拯 之慶切 救也

八柱傾而復正

淮南子曰地有九州八柱括地象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四維

弛而更張

弛 音矢 廢也 更 平聲 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遠肅邇

安不踰於期月

期 與 朞 同 謂 周 一 歲 之 月 也 論 語 曰 苟 有 用 我 者 朞 月 而 已 可 也

勝殘

去殺無待於百年

勝 平 聲 去 上 聲 論 語 曰 善 人 為 邦 百 年 亦 可 以 勝 殘 去 殺 矣

今宮

觀臺榭盡居之矣

觀去聲

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

盡侍於側矣

媛美女也音援

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

之所以失

一作亡

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

鹿臺之寶衣

武王克商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財毀阿房之廣殿

阿於何切房讀曰旁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

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

自殿下直

懼危亡於峻宇

夏書五子

抵南山表閣道絕漢後為楚所焚

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

思安處於卑宮

處上聲後同論語曰卑宮

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謂禹薄於己而勤於民也

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

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

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

堯舜之朝土階三等茅茨不剪

悅以使

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

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

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言一念

之差雖聖亦為狂矣

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

締音帝結也構音媯成也

謂天

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

椽音傳榱榑也

追雕墻之靡麗因其

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

音掌

不知止足人不

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

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

測一作則

後嗣何觀夫事無

可觀則人怨

夫音扶後同

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

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

順天革命之后將降七百之祚

隆一作基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

易以鼓切後同

可不

念哉

按通鑑係十一年正月上作飛山宮故魏徵上此疏

是月徵又上疏曰臣聞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

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

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

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

神器帝位也

居域中之大

老子

曰域中有四大道大

天大地大王亦大

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

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

伐根以求木盛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

虞書曰元首明

哉所以喻君也

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

殷憂憂之誠也

功成而德

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

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

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

胡越者極南北之間言至異可同也

傲物則骨肉為行路

言至親反疎也

雖董之

以嚴刑

董督也虞書曰董之用威

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

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家語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朽

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九切索蘇各切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喻危懼可畏之甚奔車朽索亦此意也

君人

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

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

樂音洛後同盤遊畋獵也周書曰不敢盤于遊田三

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蓋猶成湯祝網

義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虚心以納下

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

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兹九德

虞書皋陶

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凡九盖知人之事也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

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

事可以盡豫遊之樂

孟子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豫樂遊巡也言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惠

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

可以養松喬之壽

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

鳴琴垂拱不言而化

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垂拱者垂衣拱手無為而治也

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

道哉

按通鑑係十一年四月魏徵上此疏今按通鑑綱目係其事于十一年七月

太宗手詔

答曰省頻抗表

省悉井切視也

誠極忠款

苦管切誠也

言窮切至披

覽忘倦每達宵分

夜半也

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

啓開也沃

灌溉也商書高宗命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

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

晉武帝自平吳已後

晉武帝複姓司馬名炎家世仕魏封晉王受魏禪國號晉吳國名三

國孫權之後

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

字穎考仕魏為司徒

晉武滅之

晉受禪以

退朝謂其子劭

字敬祖曾之子也仕晉為司徒

曰吾每見主

曾為太傅

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

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

刑所戮

綏字伯蔚曾之孫也仕晉為尚書後為東海王越所殺

前史美之以為明

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孝經傳曾子述孔子之辭

所以共為理也曾位極台司

三公上應三台台司者三公之位也

名器崇

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

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

去聲焉於虔切論語孔子告冉

求曰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

案事等弦韋

弦弓弦韋柔皮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必

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

亦美

作盛虞書舜臯陶賡歌之

辭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

蜀先主曰

孤之有孔明猶

魚之得水也遲復嘉謀犯而無隱

遲去聲禮事君

朕

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按太宗此詔通鑑係在十一年七月魏徵累上疏之後

孫氏甫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則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此二疏乃諫諍之著者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

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

至此不足以為忠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呂氏祖謙曰魏徵教太宗十思使太宗能以是十思而充之則當時之治不惟貞觀而已雖並隆於堯舜可也然魏公之十思可以與孔子之九思同垂訓於萬世矣

愚按魏徵之於諫也可謂難矣不惟大事能諫雖小事未嘗舍也不惟初年能諫雖末年未嘗輟也

史稱其平生諫疏二百餘篇而是年一月之中見於諫疏者凡二焉見於書者如此則其見於言者可知矣傳於世者如此則其不傳於世者亦可知矣臣不以數諫為憊君不以數諫為忤其致貞觀之治有以也夫今以二疏觀之一以為當監隋之所以失念唐之所以得一以為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實寡夫能懼得失而後能善終始能慎終始則有得而無失矣二疏之言相為表裏者也吳氏合二疏為一章厥有旨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

以政切

侍中

唐制

門下省侍中掌出納帝命相國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國事宰相職也

魏徵對曰

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

即一作則

何謂為難徵曰

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

音洛

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

令平聲

日陵月替以至危亡

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

為去聲

安而能懼豈不為

難

愚按太宗以間世之才內芟羣雄外清四夷其視取天下有不足為者況於守天下乎故魏徵因其問而對以甚難魏徵豈欲難人之所易哉蓋自古人主在憂危則思敬畏思敬畏則亂者治矣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治者亂矣周宣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時晉武知謹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謹於天下一統之後明皇首誅諸韋安居而祿山之亂生憲宗平蕩淮蔡休兵而

宏志之禍作唐虞盛治兢兢業業於一日萬機者豈徒然哉昔定公問一言興邦孔子對以為君之難然則魏徵之言其一言興邦者乎

政體第二

凡十章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

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高祖入關招之授光祿大夫武德初遷內史

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遷僕射又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後拜太子少傅卒諡曰恭帝以性忌改諡貞褊曰

朕少好弓矢

少好並去聲

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

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

脉理皆邪

皆一作多

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

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

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

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聽

制更宿中書內省

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禁中

每召見皆賜坐與語

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范氏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眾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氏寅曰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

而倒而瀆於殆也久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喻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之聽邪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衆不可揜蓋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召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愚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固時見於傳不謂唐之弓工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木心不正表裏皆邪之語斯言也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董子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宗果能因工人之言而觸類於經傳之言乎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

漢世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唐制黃門

侍郎貳侍中職掌祭祀

王珪

詳見任賢篇

曰中書所出詔勅

贊獻奏天下祥瑞之官

中書省名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唐制中書掌

軍國政令凡制冊詔牒皆宣署而施行焉置令二人侍

郎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令之貳也其屬

則有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二人右拾遺六人起居舍

人二人時中書門下

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

與尚書號曰三省

以否元置中書門下

省名唐制門下省掌出納詔令國務則與中書參總焉置侍中二人

黃門侍郎二人侍中之貳也其屬則有左散騎常侍二

人左諫議大夫四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補闕二

人左拾遺二人

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

弘文館亦隸焉

所是非本為公事

為去聲

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

有非銜以為怨

銜戶監切含也

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

政事遂即施行

施平聲

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

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

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

不及身面從背言

虞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面諛以為是背毀以為非也

不以

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

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

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

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

者故曰

雷同

胡氏寅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為左右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不同大賢難得則叅錯並行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猶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又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尚書受成頒之有司當貞觀時君明臣忠朝希疵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屬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為

後世
法也

愚按胡氏謂古者論一相而止至周召始並相以書傳考之殆不然也何則虞廷之使宅百揆宰相之職也后稷皋陶垂益伯夷后夔皆羣有司之職也若契之敷教龍之納言則不可以有司言也豈非輔正宰相參預朝政者乎湯以伊尹仲虺並為宰相紂以鄂侯西伯並為三公豈待周召而後有並相之事哉唐制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尚書受成蓋所以集衆人之善而防一己之私真唐虞三代之遺意也觀太宗戒王珪之辭首言護短避隙之私次言隋朝依違之禍是不惟法度之善其申儆戒飭於法外者豈不尤深切矣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

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

如漢宣帝時丞相韋賢通

禮魏相學易之類

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

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叅以法律儒行既虧

行去聲

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胡氏寅曰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陛下

所指為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魏晉而下則無足言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厚薄治化淳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而獎其所未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愚按太宗近代劣於前古之間自三代以下之善哉問也王珪首以漢為對而謂近代重武輕儒果何所指也夫古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此所謂儒也以明體適用之學躋斯世於極治者也豈特漢之經術比哉太宗以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進其階品不知學業優長者果真儒乎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

比音鼻

惟

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

唯唯並音葦

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

道理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

相委付自今詔勅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

懼知而寢默

按通鑑是年四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云云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

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

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今按

通鑑綱目此條係之于二年十一月

范氏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修職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勅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

不可得也

呂氏闕曰武王諤諤而昌商紂唯唯而亡蓋朝廷之上和而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此諤諤之風也朝廷以諤諤為風則正人進而佞人退安得而不昌乎其或君臣上下有非不諫務相順從以為雷同此唯唯之風也朝廷以唯唯為風則佞人進而君子退安得而不亡乎是道也豈武王與紂為然秦人唯唯而亡漢家諤諤而昌隋人唯唯而亡唐家諤諤而昌未有唯唯而不亡亦未有諤諤而不昌者也

愚按舜命龍作納言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說者謂後世中書門下之職即納言也夫出者受上言以宣於下納者聽下言以聞於上而允者當於理之謂也下情上達上情下孚一切以帝命之公而無讒說之私此非擇才不能也彼阿旨順情唯唯苟免者豈惟允之義乎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

隋文帝姓楊名堅弘

農人後周朝以元舅輔政位

相國封隋王受周禪國號隋對曰克己復禮

論語孔子答顏淵問

仁之辭言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

勤勞思政每一坐朝

音潮

或至日昃五

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殮而食

殮音孫熱食也

雖性非

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

性至察而心不明夫

音扶

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

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

隋文帝受禪之時周宣帝既喪靜帝幼冲之日

也恒恐羣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

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

直言宰相以下

相去聲
後同

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

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

量

平聲

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

虞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機與幾

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

同言日之至淺而事之至多也

斷十事五條不中

去聲後同謂
中於理也

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

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

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

因令之
令平聲

若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

行務盡臣下之意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

而有成彼不得其道
而此得其道故也

愚按古之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未有身
代羣臣之事而自以為勵精者也隋文帝天資苛
察多疑自任欲以一身之耳目而周知天下之務
以一人之手足而悉代百司之勞不及再傳天下
大亂後世道學不明故隋文自以為勵精之事蕭
瑀亦稱之為勵精之主夫堯之兢兢堯之勵精也
舜之孳孳舜之勵精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
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堯舜之勵精勞於求賢而已
豈以其身代羣臣之事哉瑀又謂其能克己復禮
斯顏子之所勉行也豈隋文之所能乎失之遠矣
太宗深悟隋文之非非惟欲廣任賢良高居深視
但令百司不得順旨務盡臣下之意故貞觀之治
較之開皇相去懸
絕者有以也夫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論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

按通鑑是年康國求內附太宗因有是言

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呂氏祖謙曰魏徵之於太宗救其惡多矣而未嘗不將順其美焉故其言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

陛下居安思危耳夫既將其居安思危之美俾其居
安思危之心永永不忘則其將順正救之道豈不兩
乎盡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竊嘗因其言而推
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為元首大臣為腹心其次
為股肱又其次為耳目又其次為爪牙天下之疲
癯殘疾則癢痾疾痛舉切吾身者也唐虞三代康
強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困危篤之時也三國
南北朝病踈盤痲辟者也隋亡唐興其病愈新起
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兢兢焉保護之可也
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不可復愈矣雖然先
儒嘗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己何所
不至若不屬己如手足痿痺氣已不貫烏乎使太
宗而知此義又豈
特貞觀之治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
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
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

平聲
君門

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

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虞書

舜告禹之辭言君
可愛而民可畏也

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

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

居安忘危處理忘亂

處上
聲

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

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臨深履薄

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喻可畏之甚也

國家歷數

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月氣節之先後也

自然靈長

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愚按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通下情而防壅蔽也太宗以廷臣為耳目有合於此歟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舟有得於此歟君臣之相舟覆舟有得於此歟君臣之相儆戒如此誠有天下者之鑑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焉用彼相

馬於虔切相去聲見君道篇註

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

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

音旁桀夏桀見君道篇註關龍逢夏之賢大夫諫桀被殺

漢誅鼂錯

上音潮下音措鼂錯潁川人漢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吳楚七國遂

反爰盜請帝斬錯遂斬於東市

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

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

忤音午逆也

妄有誅責朕比來

比音鼻

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

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

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

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

為去聲
後同

朕為

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林氏之竒曰君臣之間其安危禍福之所在未嘗不相與共之也夏桀為一己之欲故不恤闕龍逢之死龍逢既誅而桀亦不免於亡虞世基為一己之計故不諫煬帝之過煬帝既亡而世基亦不免於禍夫夏桀之殺龍逢世基之媚煬帝豈不以在己之意為自得哉及其危禍之至而俱以不免此太宗所以戒其臣使之為己思煬帝之亡也亦為之念龍逢之死也由是言之君之納諫臣之進諫豈非相為謀而後能相保乎

愚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上下交泰之時也君臣二心則君不恤其臣臣不恤其君上

下不交否之時也太宗欲為羣臣思龍逢鼂錯之
誅是君能以臣之心為心也又使羣臣為己思隋
氏滅亡之事是臣能以君之心為心也君以臣之
心為心臣以君之心為心其上下之交泰乎宜其
致貞觀
之治也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

唐副秘書省置監一人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局曰

著作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為之貳

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

從即

容切從容和緩貌

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

造七到切後同

造次急遽也

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

理思理則易教

易以鼓切後同

然則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

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

勝平聲去上聲此述論語之辭

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

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

施平聲

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

而速朞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

論語曰苟有用

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太宗以為然封德彝

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為起居

舍人佐虞世基以諂承主意後與宇文士及降唐以秘策干高祖為秦王叅謀軍事貞觀初拜右僕射卒諡曰明後以邪

等對曰

按通鑑無等字作非之曰

三代以後

以一人

漸澆

訛上古聊切薄也

故秦任法律

謂秦之治專用刑法律令言尚酷也

漢雜

霸道

謂漢之治以王道霸道雜施之言不純也

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

欲若信魏徵所說

一作論

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

史記謂黃帝顓

項帝譽唐堯虞舜為五帝孔安國書序以

三王

夏殷周創業之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未詳孰是

主禹湯武

不易人而理

易如字

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

王是也

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

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

黃帝姓公

孫名軒轅號有熊氏蚩尤古諸侯之無道者蚩尤作亂黃帝徵師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之而萬國和

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

九黎蚩尤之屬也顓頊號

高陽氏黃帝之孫也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氏之衰也
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帝承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火正
黎司地以屬人
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

太平

桀夏王名履癸湯殷王名履桀不務德而賊傷百
姓湯遂率兵伐之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位

平定

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

紂殷王
名受武

王周文王之子名發紂淫亂日甚百姓怨望武王遂率
諸侯伐之紂死於鹿臺武王克殷二年太子誦立是為
成王
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
應平聲
當也

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彛等無以難之

難去聲
駁也

然咸以

為不可

以上文按通
鑑係在四年

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

寧突厥破滅

突陀沒切厥九勿切突厥阿史那氏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夏曰獫狁商曰鬼

方周曰獫狁其別部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與中國抗衡歷代為患悉臣服於唐

因謂羣臣曰

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

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

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

勍音蔡強也

今酋長

酋慈由切長音掌番

國之長也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

徵之力也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

琢磨與瓦礫不別

礫音的小石也別彼列切

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

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

七多切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言其治之有緒而

益致其精也

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

公亦足為良工爾

按史傳曰帝納其言不疑於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

薄海南踰嶺戶闔

不閉行旅不費糧取給於道帝謂羣

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彛見之

孫氏甫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

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

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

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但後之為

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

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為駁雜

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

能納其言而不惑姦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彞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欲治天下則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之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彞行之數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之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胡氏寅曰德彞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當為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室風俗又安能及漢

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澆訛是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多則氣漓而人澆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飢渴者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愚按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二者皆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也古之聖人體之於心行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天下操存於未發之時持守於隱微之地終始如一無須臾之離也表裏如一無毫髮之間也故能使天地自位萬物自有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豈可以偽而

為之襲而取之哉周道既衰聖學榛塞孟子於戰國之時汲汲然以仁義說齊梁之君則見謂迂闊而莫之行也自時厥後則自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者有之矣崇尚黃老不信儒術者有之矣自謂本雜霸道不喜書生者有之矣其視仁義不過尊之以美名待之以虛器而已寥寥千載唐太宗以英武間世之姿當撥亂反正之運獨能黜抑封倫之言力行魏徵之請故能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野宿幾於刑措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宗之於仁義也慕其名而不得其實喜其文而不究其本知求之於紀綱政事而不知反之於吾身方寸之間知求之於外廷朝著而不知行之於宮闈隱微之際故始以從諫為美而終不免仆碑之失外以出宮女為名而內不免懷羸之累內外扞格終始衡決其於聖人之仁義蓋外似而內違名同而實乖也夫自成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

餘年而後有太宗天之生賢君如此其不數數也
幸而有力行仁義之君而較之於聖人之道則又
若砮砮之於美玉梯稗之於美稼焉豈非
聖道不明有君無臣之所致乎嗚呼惜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
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

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

賜

數音朔

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

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間矣

堯時

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今陛下如此

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

晉春秋時國名文公

晉君名重耳

出田逐獸於碭

徒浪切

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

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

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

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丸之憂

矰音曾矢也

鼃鼃保深淵

厭而出之淺渚必有釣射之憂

射音石

今君出獸碭入至

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

從去聲

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

人薄賦斂

去聲

輕租稅臣亦與焉

與去聲

君不尊天不事地

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

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

也

舊本此章附忠義篇今按其言於政體尤切故附於此

愚按惠王移民移粟孟子不許其仁子產濟人漆洧孟子譏其不知為政夫使梁國有九年之儲子產有與梁之政安用區區之小惠哉善乎太宗曰人得營生即朕所賜若科差不已雖賞賜不如不得此何謂知為政之本矣愚觀後世之君有賜民今年田租者有賜民爵賜民帛者夫耕田鑿井之

民尚不知帝力之何有彼有限
之賜何足以周無窮之民乎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

師衆也周都
鎬京後世因

以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師
此指長安隋之都而言也

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

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

徵平聲
召也

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

黷音
瀆

百姓不堪遂致滅亡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

並音茲
篤意也

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

稔百姓安樂

音洛
後同

夫治國猶如栽樹

夫音
扶

本根不搖則

枝葉茂榮

一作
盛

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愚按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莫不然而君天下者尤甚焉夫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虐嚴酷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自古亡國喪家之君未有不由多欲者也桀以多欲而亡成湯反之而興紂以多欲而亡武王反之而興煬帝多欲而亡太宗反之而興夫太宗之寡欲非能如湯武也不過勉強行之耳猶能身致盛治歷年數百况於真知實踐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

其禍敗亡亦繼

一作促虞吳二國名百里奚虞之賢臣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欲并取虞百里奚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後果為晉所滅伍子胥名
員楚人吳之賢臣吳王夫差伐越越請和子胥諫吳王
不聽與越平復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吳王又不聽太
宰嚭譖子胥於王王賜劍使自死後吳為越王勾踐所
滅
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

理何也

齊文宣姓高名洋東魏臣襲其父歡位封齊王
受魏禪國號齊楊遵彥名愔仕齊為尚書令文

宣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強暴而能委政楊愔
總攝機衡百度修飭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蒼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

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

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綱君正則臣正未有綱之不
正而能使其目之正者然則君苟自亂安能使其臣
之治也鄭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道而太宗乃以
齊文宣得楊遵彥為君亂臣治之比殊不知彼之所
為才能救其亡耳烏足以為治哉孔子言衛靈公之
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
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是
亦君亂而臣治然止於不喪而已安能以興邦乎
愚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
敏德君臣相須以成至治此元首股肱所由以取
喻也太宗之言未為知要夫君亂臣理此季世之
所見也求之古先盛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可以
言亂必有元聖大臣如伊尹之匡救遂終為賢君
降此則魏徵所謂才得免亂爾若夫君理臣亂尤

無是理君能理矣明其政刑臣何
自亂臣之亂政由君之未理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

敗者不可勝數

上平聲
下上聲

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平吳

見君道
篇註

隋文伐陳

陳後主之
世亡滅之

已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已

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

上音矢下音
汶散亂也

朕自平定

突厥破高麗已後

麗平聲凡言高麗並同高麗東夷國
名本扶餘別種居遼東周封箕子之

國也今為
鎮東省

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縣

鐵勒匈奴苗
裔其種類多

居西海之北突厥北部也太宗既平其國即其部落列
置州縣號為羈縻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凡

四夷內屬者皆然也

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

音

舌日盱而食

盱音幹晚也

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

讜音黨亦直也

可以施於政教者

施平聲

當拭目以師友待之

一無

友

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爾

幾平聲

愚按是時魏徵既死諫諍之臣漸少高麗雖破忿兵之興未已既破鐵勒自謂雪耻酬百王除克報千古其驕矜滿溢之意固形於歌詠矣然猶能日肝而食坐以待晨俾羣臣讜言直諫欲以師友待之嗚呼此所以克終盛治不失令名有晉武隋文之功而無晉武隋文之禍歟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灾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

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

自京師及河東

古冀州之域今河東道

河南

古兗州之域今河南等處

隴右

古梁

州之域今陝西等處

饑饉尤甚

饑音飢饉音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

一匹絹纔得

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

三年關中豐熟

漢書關中左穀函右隴蜀太宗分天下為十道此為關西唐建都之地也今陝

西省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

如流雅好儒術

一作學好去聲

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

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初息隱海陵之黨

息隱高祖

長子也名建成初立為皇太子海陵高祖第四子也名
元吉初封齊王建成荒色嗜酒畋遊無度見秦王功高
與元吉謀害秦王秦王知之遂殺二人既即帝位
乃封建成為息王諡曰隱元吉為海陵王諡曰刺

同謀

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

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

吏貪濁

惡鳥去聲

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

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寘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

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

屏音

餅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

囹音零圄

音語周
獄名也

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

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

五嶺之外今
二廣之地

自山東至于滄海

山東古冀州之域今濟南
等路滄海東海之名也

皆不費糧取給於路入山東

村落行客經過者

過平
聲

必厚加供待

供平
聲

或發時有贈

遺

去聲饋
送也

此皆古昔未有也

歐陽氏修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責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曾氏鞏曰太宗之為君也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才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庶耻日以篤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貲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有是三者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如此其得失可睹矣

司馬氏光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吟呻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摹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彊悍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辨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而戒之足以為資矣

程氏祁曰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於仁壽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而已觀其任

王珪魏徵於仇讐任褚亮李百藥於降虜起劉洎馬周於疎遠起張玄素孫伏伽於耆舊委之以政責之以功諫無不從謀無不獲且太宗之才固非天下之所能及然而不以此驕天下之士惴惴然常若有所不逮此其所以能為三百年之基也

愚按太宗之為君可以為賢矣貞觀之治可以為盛矣今即其行事觀之內除羣雄外定四夷身經百戰未嘗負北後世人君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其人君之大德有三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後世人君之德未有過焉者也定租庸調以為取民之制定府兵十六衛以為養兵之制任官則有職爵勲階之制用刑則有笞杖徒流之制後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命房杜以為相英衛以為將王魏之諫諍褒鄂之驍勇虞褚之詞翰下至孫思邈之醫藥李淳風之歷數袁天綱之

相法莫不至精至妙度越千古後世人才之盛莫
能及也夫功也德也制度也人才也其盛如此而
卒不得與於二帝三王之盛者何哉蓋嘗觀之古
先帝王雖其天資之美未有不由學問而成者也
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其所從學猶班班可考若高
宗之學于古訓而有獲成王之學有緝熙而光明
泰和盛治冠冕百王有以也夫太宗外親瀛洲之
賢內立弘文之館未嘗不學也特非二帝三王之
學耳使其能從事於二帝三王之學又豈特貞觀
之治而已哉

貞觀政要卷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朱麟粹